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58期 泰国篇

组稿人：杨玲

回家

●周沫

“准备上菜吧。”韦猜看了看表，对餐厅经理说。

大客户兄伟说十分钟内会到，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。

电话铃声响起，韦猜拿起电话一看，正是兄伟，“兄伟，您到了吗？我去门口接您！啊？！噢……噢……那……好的，那您赶紧回去吧。那个，下个星期我再请您公司拜访您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小心开车啊！”

放下电话，韦猜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

兄伟是公司以前大客户，后来给同行给抢走了，老板让韦猜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得把兄伟这个财神爷给抢回来。由于新冠疫情，公司这两年的业绩是一路下滑，老板也是下了军令状。为了把兄伟约出来，韦猜也是费了不少力气，最后直接跟到兄伟老家这边来了，好不容易答应出来吃顿饭，现在兄伟家里小孩磕破头，他又必须赶回去……

看着一桌好菜，韦猜一个人也吃不下，干脆全部打包。

出了餐厅的门，韦猜把车往父母家的方向开。实际上餐厅离父母家也就三十多公里，比起曼谷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近了不少，也好，借此机会回家看看父母。

韦猜当年是在曼谷的大学毕业的，为了就业方便，毕业后就留在曼谷，自己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公寓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回家一趟，后来慢慢地变成两三个月回一趟，再后来因为忙，加上工作压力大，变成新年假期或泼水节才回老家，当然说这个也不是特别贵，再父母偶尔也会来曼谷看望儿子，但通常看起来都只是简单的一次聚餐。

想想又是几个月没回老家，车转弯进入熟悉的巷口，夕阳的余晖已褪去，华灯初上的苍暮之感，令韦猜突然有点感伤……

打开家门，父亲正坐在餐桌前看过来，母亲早已起身准备走过来，明显是听到声响，准备来开门看看的。

“爸，妈，您们怎么才吃饭呀？”韦猜记得平时父母都是五点多就吃晚饭。

“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也没听你说呀！”爸爸嘴上埋怨，语气中却带着惊喜。

“哎呀，儿子肯定是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我们惊喜啦！哈哈，来，来，孩子，快过来坐，我去给你拿碗筷。”

母亲笑不拢嘴。

“有什么特殊日子呀？”韦猜有点懵，“妈，我这有几道菜，打包来的，热一下就能吃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不会忙到连自己生日都忘了吧？”

“啊！”韦猜看了看手机日历，10月22日，还真的是自己生日。“我还真的忘了哦！”

“你看看，我就说嘛！”父亲指着母亲，“一大早你妈说要给你打电话，让你早上去添点，然后煮两个鸡蛋给自己吃。我说你忙得很，说不定忘了，说不定昨晚加班晚睡，就不用折腾了，我们早上替你拜佛添点。”

母亲接过话说，“明是你爸馋了，借你生日做文章，又是喝酒，又是炒面，又是鸡蛋的，说儿子生日要庆祝。”

不一会，打包的菜热好了都上了餐桌，父亲母亲看了看菜，又看了看韦猜，“整这么些高档的菜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啊？升职了？还是找到女朋友了？”二老微笑的脸上带着期待。

“不，不是！那个是……”韦猜顿了顿，“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吗？疫情以来，也好久没带您们去吃顿好饭了。”韦猜不敢说出实情，请客吃饭的菜，在父母眼里就是豪华大餐了！

“那没事的花，回趟家还破费啥呀？爸妈这年纪大了消化力不好，吃点简单的还容易消化呢。你在大都市生活，开销也不小，以后还得攒钱娶老婆呢。”母亲稍抱怨。

“不破费，不破费，这个也不是特别贵，再说今天不是刚好我生日吗？要庆祝庆祝的！呵呵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来，也喝一杯吧。”父亲先端起了酒杯。

韦猜自己倒了一杯，拿起酒杯碰了下父亲的杯算是敬了父亲一下，然后一饮而尽。酒有点辣，一股热流缓缓而上，热上了鼻腔，也热到了眼眶。

“妈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明天下午再回曼谷，晚上我就在家睡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，这么晚了又喝了点酒，是不该开夜车回去的，我等下把被子，睡衣等拿去你房间。”

晚上韦猜跟父亲喝了很多，也聊得很开心。

他也已经记不起有多久没有象今晚这样，睡得这么香了。

谢老师：
您好！收到您的来信，我欢喜万分，特别是看到您寄来的“全家福”照片，看到您精神饱满、风采依旧，我心里十分欣慰。这张照片我一定要好好珍藏，留作终身纪念，在这里再向老师说声万分感谢。

从您的“全家福”里。可看出您全家满面春风、笑容可掬，沐浴在温馨的亲情中享受天伦之乐，真叫人羡慕不已，世上没有什么比亲情更可贵的了。老师，我在此衷心祝福您永远幸福！

回想当年您在泰国教育工作的往事，我到今日仍然感慨万分。当时的环境差强人意，但您坚持您的工作，我不觉忆起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横眉冷对千夫中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您当时就是以这种崇高的精神在泰国执教。

躺在书房的单人地铺上有些日子了。四个月前，我还根本没想过会因病卧床。这话不假。虽已七十有四，可朋友见面，时有夸赞我身体不错，连中医朋友周大夫也说我阳气足，身体棒。自我感觉也相当良好，我明白，这同我一辈子坚持锻炼分不开。两年前，我还一直坚持跑步，后担心老年膝盖负担，才改为游泳。疫情期间游泳池一封，只好又改和太太打乒乓球。

回想这辈子还真没有因病卧床。年轻时十二指肠溃疡折磨我十年，也没有住过院，后来用偏方痢特灵给根治了。每次体检，主要器官和指标均属正常，这把年纪了，也算难得。老伴儿身体虽不强壮，可主要器官也都正常，只是前不久，一个血液指标闹得我们俩忐忑不安，查来查去，后经中药调理，有了改观，医生一再强调，该单项指标不会影响健康，我们这才放心下来。老伴儿常常心满意足地说，我俩有目前的健康状况，知足了，能再延续10年15年？我也信心满满地答，争取吧！

新冠病毒来袭，我们的日常锻炼就只能打乒乓球。为适应老年生活方式，我们改吃两顿饭，早饭九点，晚饭下午四点。每天打两次乒乓球，早七点，晚五点，各打半小时。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。

在家里打乒乓球再方便不过了。把车从车库里往外一倒，再加半个院子，用纱网一围，把球台一支，正好一个标准的乒乓球台。太太常常陶醉在这种自娱自乐的庭院运动，“真没想到，老了老了，还能有这样的养老环境！”我颇为得意地说：“当初看房子，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院落，设想退休后，乒乓球将是我们的主要运动项目。”我们住进这栋房子不久，就买了乒乓球台。只是前些年还没有把健身放在首位，打球也只是时断时续。

疫情期间，打球运动变得异常规律，只要不是刮风下雨，就雷打不动。运动之后，我俩各自忙于自己兴趣安排。我俩享受着这既有健身，又有娱乐，还有情趣的老年生活，好不快哉！

哲兮祸所伏，这是生活哲理。我们陶醉在安乐愉悦的幸福之中，不免也

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

——给老师的一封信

●张声凤

您的无私忘我的工作精神，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个同学的心灵深处，您孜孜不倦的教诲、循循善诱，投入献身教育界的崇高精神，使我们无限的敬仰，当年我们也不辜负您的苦心栽培，我们紧随您的脚印走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，为培养下一代而奋斗。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情，浑身充满干劲，纷纷投入教育界的大熔炉中去锻炼。

我去的地方是较偏远的山城，条件艰苦，但精神很充足。我在教学中处处以您为榜样，我总是问自己，谢老师是这么做的吗？我记得您教我们学习尺读时，主要让我们跟读，然后朗读，要求我们背诵。当时我们虽然还不完全理解您的教学方法，但日后我在工作中，在自学汉语时，我庆幸能有您作为学习文言文的

启蒙老师真是收益终身。郭沫若先生说过：儿时背下的书，像一座大冰山，会慢慢融化，一融化，可就是大财富了。说得真好！我就是这样的最大收益者。因为现代的白话文是演变自文言文，历史不过一百年而已，我们不能忘本。我们虽然不用文言文，但是目前生活中常用的很多词语都保留了文言文。我想起这句话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您就是这样的老师，您真是聪明睿智的老师，我们遇见您，我们有多大的福分啊。我目前仍然能坚持写作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您的影响。

谢老师，您除了有科学的教学方法，还有一颗爱护学生的伟大情怀。您了解班上每位学生的性格，您的爱心、宽容、让我们感受到亲人般的温馨。

我在教学工作中也学习您的工作方法，有善心，爱护学生、体恤学生的困难，所以我的工作得到学生的认可。

老师，过往生活的点滴，回忆的片段，这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往事是永远叙不尽的。我们虽相隔两地，可是您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那个同学的名字和她的性格，说明我们在您的心中还留有我们的位置，我们深深感动。而您对我们的教诲也是那么深深刻在我的心中，是我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粮食。

谢老师，目前疫情尚未结束，希望您多多保重。就此搁笔，请您代问家人安好！

祝您
身体健康
您的学生 声凤谨上
2021.12.20

卧床

●张锡镇

偶尔冒出一丝隐忧——别出意外。我的朋友中就有过一位，铁塔般的体格，可居然意外地早逝了。

隐忧还是悄悄降临了。一天早晨打球，我感觉到左臀部有点不适，运动几分钟之后，那种感觉消失了。两周过去了，不适变成了疼痛。我终于告诉太太，不能打了。我俩分析，很可能运动中动作过猛，肌肉拉伤，于是就在家用土办法，把盐袋子经微波炉烘烤，进行热敷。一周过去了，无效，而且感觉向右腿下方延伸，引发膝盖麻木，造成行走不便。只好去看了周大夫，他依然认为是肌肉问题，所以只开了些舒筋活血的药。十天仍不见效，这引起我和太太怀疑，是否腰椎间盘突出了？经过多方咨询和网上查询，初步断定是腰椎间盘问题，并且弄清了此病的发病原因和机理，以及治疗方法等。根据权威专家的意见，知道此病初期没必要治疗，只是通过某些健身动作，坚持一个时期就可康复。于是，我参照网上推荐的一套锻炼动作，开始训练，每天三次。根据他人经验，我离开了席梦思大床，搬到书房的地铺上，因为软床垫不利于腰椎间盘复位。

自我患病以后，太太也焦急万分，但她表情上极力掩饰。她大概也没有想到，一直健壮如牛的老公怎么就倒就倒了呢！她施展了她的所有老办法，在我的臀部熏艾蒿，用盐袋热敷，又去买复合维生素以营养神经……有时，她坐在我身边，抚摸着我的胳膊，半开玩笑地说，“原来硬邦邦的肌肉都软了！”我感觉到她隐隐的忧伤，我安慰说，康复后，还会找回来的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病情仍未好转，而且有发展趋势。一天早起，突然感觉右脚脚心有疼痛感。太太还是照例问我今天感觉如何，我怕她担心，说了谎，“老样子。”不料第二天，脚心疼痛加剧，几乎无法行走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我不得不向她诉说，好像又发展了，脚心疼得无法行走。她似乎也有点紧张，我们决定，

请我的学生帮我挂号，准备去看医生。

一时间，我的脑子也开始胡思乱想：莫非将来要坐轮椅了？我曾经教过一位研究生，每周，都坐着轮椅来上课，由她的姐姐推着。我也得要太太推着我去给学生上课？不堪设想！以前，开车陪太太看病，还给她许下豪言，说“凭我的体格，将来肯定多半是我照顾你，我要做你的专职司机，照顾好你。”不料眼下，却倒过来了，生活给我开了这么残酷的玩笑。

曼谷的天气进入了旱季，庭院里已经荒芜一片。原来种的苋菜已经变黄；院子边沿的野草也没膝深了，已经枯黄。沿铁栏杆的水茉莉也在疯长，细长的枝叶伸向四面八方，三叶梅篱笆墙抽出的新枝条也参差不齐，这些都该修剪了……原本这些粗活都是我干的，可我现在却无能为力。我还有一个改造土壤的计划，把目前园子里的劣质土换掉，好种植各种蔬菜。这些农活本来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乐趣，但现在只能望园兴叹了。太太要我好好休息，说她来干，她要蚂蚁啃骨头，一点点干。

我从书房的窗户望出去，看见太太一锹锹地，吃力地翻地呢！泰国的土壤板结得很，尤其干裂的土地，一脚踩下去，铁锹摇摇晃晃，就是不入地，摇晃了半天才深入半锹。我想，她这辈子也没有干过这活儿，即使在农场当知青那会儿。真难为她啦，年已七旬的老太太竟干起了青壮年的活儿。真不知邻居老太太看到作何感想，一定在心里发问，“那男主人怎么啦？”

我一再劝阻，可她执意要干。好强了一辈子，到老还那样。我一个男人，看到这番情景何以堪？

有时，面对病情，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现实。为了安慰我，她说，即使目前的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也没有关系，照样生活。人老了，各个部件不可能永远完好。我知道，她在

说宽心话，但我心想，一定要坚持锻炼，争取康复，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。不过，她下边的这段宽心话还是深深打动了，胸中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。她说，你看那些孤寡老人，多么可怜，无依无靠，我们至少还是两个人，相互关照，相互安慰，相依为命。我们该知足了。是啊，真正携手到老的有多少？

当病情延续到四个多月时，病魔就如当初突如其来一样，又突然有了明显的好转。这天早起，我站起身子，感到一身轻松，走了几步，感觉大不一样，腰居然可以挺起来了。下楼，走了几圈，做了几个动作，感觉良好。接着又到室外转了几圈，像好人一样。我兴奋不已，赶紧回屋告知太太，她也大为惊喜。这样，整个上午，我都觉得一切正常。真是奇迹，没想到这种病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神了！我有点得意忘形，下午便开车同太太到市场买东西。

不料，我一条腿下了车，另一条腿，就一阵巨疼，接着又无法前行，只好让太太去买东西，我又返回车上。这时，回想起，刚上车时，就觉得腰椎咯噔一下，我没在意，大概就是那一瞬间，腰椎又错位了，碰到神经，所以在下车时，才感觉到后果。这再次令我沮丧。

回来后，赶紧卧床，再做康复动作，进行调整，直到睡前才感觉有所缓解，但还得等到第二天的实际效果。

起床时，我小心翼翼，动作缓慢，仔细体会每个动作。直到我站立起来，开始行走，再没有出现前一天下车的情景。我慢下了楼，试着行走，没有不适之感，我对太太说，恢复正常了。我们俩并没有那么兴奋，只是谨慎的乐观。鉴于先前的教训，我决定再继续多卧床，多小心，至少要坚持一周保持稳定。

今天，是病情稳定的第三天了，早饭后，我告诉太太，在门前的巷子走走。她同意了。走了一个来回，大约200米，回来后感觉没有异常。来看，前景似乎充满希望。

(后续：经拉玛医院医生诊断，排除腰椎间盘突出，属于腰椎间盘老化，需长期养护)